

# 清名常留

全官

明天，九月 **23** 日，星期六，將是國會議員陳家諾（**Arnold Chan, Member of Parliament**）的告別儀式。地點在 **300 Bloor Street West** 的聯合教會教堂。時間是上午十一時。

袁海耀先生特地約了幾個朋友，包括我，將於明天一起參加這個儀式。

我與陳家諾議員並不熟。一年多前，在一個社區聚會的場合，經一位朋友介紹，我們打了個招呼。

那天，等著與陳家諾打招呼的人很多，忙亂中，我想他不會對我有什麼印象。

一直到大約二個多月前，也是在一個社區的餐會中，我再次遇見陳家諾。這一次，我們談了很多；主要是談論 **6 月 12** 日他在下議院長達廿分鐘的演講，同時他也提到了他的病情。

他在下議院的這一次演講，洋溢著「臨別箴言」的憂傷。對於議會，對於加拿大人應有的舉止風度等，都說出了他的看法。他甚至用了「**shout-out**（大聲疾呼）」來強調他的發言。

這一次演講，也得到了主流傳媒的重視。雖然有評論說他似乎過於情緒化，但這是他最後一次在議會的演講，他應該有「情緒化」的「權力」。

他呼籲同僚要「捨棄」「罐頭式」的「**talking points**」，這一點，深得我心。他說，有時候，議員們需要幕僚，政府部會

協助他們準備發言稿，但是如果在國會辯論時都是千篇一律照稿朗誦，就會失去國民的信任。

「**talking points**」是什麼？在台灣政壇好像叫做「說帖」。幕僚們把執政黨的政策，或者反對黨的立場準備好書面資料給部長或議員，人手一紙，有需要時便照稿朗誦一遍。

本來這是可以理解的。一方面像總理或者部長們，日理萬機，很難有時間對每一個問題都能花時間充分瞭解。另一方面，有了這個「**talking points**」，大家的發言才不會產生各自表述，自相矛盾。

可是令人詬病的是，在我們的議會，往往是答非所問。反對黨議員拼命地在問，總理部長拼命地在答，但這個「答」，與「問」扯不上什麼關係。

我要說句公道話。這個問題，由來已久。就算是保守黨哈珀執政時，這種現象，便已是層出不窮，甚至有時候很顯然的是在故意「顧左右而言他」，不肯在議會把實情交待。

舉一個例，總理杜魯多夫婦，國會議員及自由黨高層，在去年聖誕假期，接受宗教領袖阿加汗（**Aga Khan**）的邀□，赴阿加汗擁有的小島渡假。因為可能涉及聯邦道德及操守法規中的利益衝突，當時政府道德操守辦公室的專員道森（**Mary Dawson**），展開了調□。

反對黨為了要知道調□進度，在上個會期，保守黨，新民主黨，不同的議員，前後「提問」超過三十次，想知道杜魯多見了道森，接受詢問了沒有？但得到的答案，一直是「罐頭式」的同一個「**talking points**」：「我願意隨時接受道森的詢問」。

時到今天，甚至道森任期屆滿而下了台，這個問題還是沒有一個答案。

陳家諾也談到了他的病情。他用手在頭與胸之間上下擺動了幾次，說他當時那個位置還是隱隱作痛。說完他還苦笑了一下。

當時我心中一凜，難道這是我們第一次，但也是最後一次的交談？

難道真的是天妒英才？

[www.theccca.ca](http://www.theccca.ca)